

詞學小叢書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MG
I207.23
47

李
後
主
詞

詞學小叢書之六——胡雲翼編

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



3 2285 1184 0

題記

李後主的詞，真是百讀不厭的。雖然他遺留下來的作品並不多，綜計不過四十五首（中有六首未能確定爲後主詞），然而僅僅這幾十首珍貴的作品，已經夠我們朝夕去吟誦了。

後主的詞一如其爲人，故欲求了解其作品，必須先了解其特具之個性及環境，然後才不致陷于像蘇軾輩對後主詞的誤解。因此，下面這一篇介紹李後主的文章也有一讀之必要。

末附詩文，雖不如作者之詞，然其活躍地表現作者的個性，則與詞無殊，亦研究後主所不可忽視者也。

編者三二，一，九。

目次

一、談談李後主·····	一
二、後主詞·····	一九
三、後主詩文·····	四七

一 談談李後主

後主李煜，是南唐亡國之君。

亡國本是一種莫大的恥辱，後主不幸，不能保有其天下，至爲當代與後世所嘲笑怒罵，加上他一些「昏庸」，「怯弱」等難堪的形容。在政治上，後主是壓根兒失敗了。

可是，後主雖失敗于政治，在文學上却獲得莫大的成功。沈謙說：「後主疏于治國，在詞中猶不失爲南面王。」這話是很對的。

本來政治家和文學家是兩個不同世界裏面的

人：政治家需要的是狡滑的頭腦，詐偽的權術；文學家需要的是赤子之心，真摯的熱情，特別是詩人，情感生活是詩人的生命。後主是天生的詩人，不幸沒有政治長才，乃偏偏要他去治國，而且是治理亂世之國，那能不家破國亡，身爲俘虜呢？論者謂：「使後主非國君，必在徐、庾之上；使徐、庾爲後主，亦不免爲亡國之君。」這話說得很好。不過我們以爲後主在文學裏面的貢獻與地位，已經在徐陵與庾信的上頭了。

後主初名從嘉，改名煜，字重光，隴西人。中主李璟之第六子。生于天福元年（公元九三六）。徐鉉稱其「天骨秀穎，神氣清粹，酷好文辭，洞曉音律」。〔吳王墓誌銘〕蓋天生的絕代才人也。封吳王。建隆二年（公元九六一）嗣位。置澄心堂，引文士居其間，講學論文不輟。臣屬如張泌、韓熙載、徐鉉、徐鉉、高樾、馮延巳、徐遊輩，皆風流淹博之士。

後主妻昭惠周后，亦善歌舞，能創新聲。嘗製邀醉舞破及恨來遲破，陸游稱其「喉無滯音，筆無

停思」。(南唐書昭惠后傳)其後昭惠后病歿，後主繼立昭惠之妹，爲小周后。亦「警敏有才思，神彩端靜」，深得後主之愛寵。

這位愛好藝術的少年風流帝王，處在四鄙無驚的繁華的金陵城，優游安適地過了十五年富貴生涯，盡情享受了十五年人間豔福。直到開寶八年（九七五），宋將曹彬攻下金陵，才驚破後主的繁華夢。

亡國以後，後主受戰勝者權威的壓迫，只好倉皇拜辭宗廟，離別宮娥，北上稱臣虜於宋。宋太祖

封他爲違命侯。這個難堪的封號，到太宗卽位才取銷，進封爲隴西郡公。後主此時官爵雖高，但宋帝待遇他很酷，生活亦貧苦，故他寫給金陵故人的書，有「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」的痛語。

後主死于太平興國三年（九七八），相傳是太宗賜一種牽機藥毒死的。唐餘紀傳記載此事說：「煜以七夕日生，是日燕飲，聲伎徹于禁中。太宗銜其有『故國不堪回首』之詞，至是又愠其酣暢，乃命楚王元佐等攜觴就其第而助之歡。酒闌，煜中牽機藥毒而死。」（按王銍默記載此事，則云後主死

于對徐鉉說「當時悔殺了潘佑、李平」一語，致遭太宗之忌，遂有賜牽機藥事發生。未知孰是。死後，太宗追封爲吳王，以王禮葬之于洛陽北邙山。從此，這曠代無儔的詞人便爾永絕人間了！

後主的生平際遇，前後迥殊；他所作詞的情調，也跟着形成兩個絕不相同的時期。前一個時期是在開寶八年以前，那時節後主貴爲國君，居于深宮之內，處于婦女之叢，有的是風韻閑情，有的是賞心樂事，他這時的作品自然寄情聲色以自娛。在這時期的作品，有很多涉于曼豔的描寫：

晚妝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嬪娥魚貫列。鳳簫吹斷水雲閑，重按霓裳歌遍徹。臨春誰更飄香屑，醉拍闌干情味切。歸時休放燭花紅，待踏馬蹄清夜月。（玉樓春）

晚妝初過，沈檀輕注些兒個。向人微露丁香顚，一曲清歌，暫引櫻桃破。羅袖裊殘殷色可，杯深旋被香醪涴。繡床斜凭嬌無那，爛嚼紅茸，笑向檀郎吐。（一斛珠）

愛，
後主與昭惠后之妹，在未結婚前已私相戀
後主有好些詞都是爲她寫的。其最昵狎溫柔者

莫如菩薩蠻二闕：

銅簧韻脆鏗寒竹，新聲慢奏移纖玉。眼色暗相勾，嬌波橫欲流。雨雲深繡戶，來便諧衷素。宴罷又成空，夢迷春睡中。

花明月暗籠輕霧，今宵好向郎邊去。剗襪步香階，手提金縷鞋。畫堂南畔見，一晌偎人顫。奴爲出來難，教君恣意憐。

沈雄古今詞話：「按兩詞爲繼立周后作也。周后卽昭惠后之妹。昭惠感疾，周后常留禁中，故有『來便諧衷素』，『教君恣意憐』之語。聲傳外

庭，至再立后成禮而已。」

幸運之神把南唐的宮殿築成一座象牙之塔，後主沈醉其中，只知道歡愉暢快，全不知人間還有貧苦悲哀。所以他前期的作品盡是豔詞。

後主的豔詞，風調馨逸，而有韻致。其描寫，意境與文字均絕美：如「歸時休放燭花紅，待踏馬蹄清夜月」與「爛嚼紅茸，笑向檀郎吐」，皆新意自創，未經人道語。其才華之茂煥，殆遠非五代諸詞人所能企及。

政治上的大失敗，給予了後主詞的新生命。開

寶八年以後，後主失掉他的安樂宮，不能不低首下心去過俘虜的生活，他的作風也跟着轉入了第二期，一掃曼豔之跡，變爲沈痛淒涼，哀怨萬分。試讀其離國之詞：

四十年來家國，三千里地山河。鳳闕龍樓連霄漢，玉樹瓊枝作煙蘿，幾曾識干戈！一旦歸爲臣虜，沈腰潘鬢消磨。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揮淚對宮娥！（破陣子）

櫻桃落盡春歸去，蝶翻輕粉雙飛。子規啼月小樓西。玉鈎羅幕，惆悵暮煙垂。別巷寂寥人散

後，望殘煙草低迷。爐香閑裊鳳凰兒。空持羅帶，回首恨依依。（臨江仙）

後主後期的作品全部是自怨自訴的「亡國的哀音」。他用悽惋的筆調，來寫不堪回首的愴懷，血淚迸發，感人至深。自其入京師以後，被禁錮着過那絕無自由的囚犯生涯，更無日不思念草長鶯飛的江南而哀吟：

多少恨，昨夜夢魂中。還似舊時遊上苑：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。（望江南）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！無奈朝來寒雨晚來

風！ 胭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？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！（相見歡）

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，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。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，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。（相見歡）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！雕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！（虞美人）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耐五更寒。夢

裏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。獨自莫凭闌，無限江山。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！（浪淘沙）

樂府紀聞說：「後主歸宋後，與故人書云：『此中日夕，只以眼淚洗面』。每懷故國，詞調愈工。其賦浪陶沙，虞美人云云，舊臣聞之，有泣下者！」往事只堪哀，對景難排。秋風庭院薜侵階。一行珠簾閑不捲，終日誰來？金劍已沈埋，壯氣蒿萊。晚涼天靜月華開。想得玉樓瑤殿影，空照秦淮！（浪淘沙）

西清詩話說：「後主歸朝後，每懷家國，且念嬪妾散落，鬱鬱不自聊，遂作此詞。含思悽惋。未幾下世。」後主這時的詞，蓋已悲悼傷感之極矣！

歷代詞話家對於李後主的批評，已有不可勝記的美譽。其批評得最好的，要算周濟與王國維二氏的比較論。周濟論詞雜著說：「王嬙西施，天下之美婦人也，嚴妝佳，淡妝亦佳；麤服亂頭，不掩國色。飛卿嚴妝也，端己淡妝也，後主則麤服亂頭矣。」王國維人間詞話說：「溫飛卿之詞，句秀也；韋端己之詞，骨秀也；李重光之詞，神秀也。」

這兩位學者的言論，都是能夠深知後主詞的偉大的。溫韋雖是一代大詞人，而在李後主珠光絢燦之前，自然不免失色。我們分析後主詞之所以有超絕的成功，固然是由於他有絕世的天才和有波瀾的生活；同時也由於他有獻身於文藝的精神。蔡條西清詩話說：

南唐後主在圍城中作臨江仙詞，未就而城破。嘗見其殘稿點染晦昧，心方危窘，不在書耳。國之將亡，尙不忘寫作，後主獻身文藝之忠心，不言可知。故宋太祖說：「李煜若以作詩詞工

夫治國家，豈爲吾所俘也。」由此可見後主實以身殉詩詞，而亡其國了。我們讀了後主的詞，不但不會責備他的亡國，而且給他無限的同情和惋惜！因爲他只是一個知道寫作的忠實的詩人，怎能敵得過殘殺人類的強盜頭呢！

後主的作品，篇幅不多，傳於今者不過四十餘首詞。可是，每一首詞都是百讀不厭的傑作，都是超凡的聖品。他的詞只知道說自己的話，只知道說誠實的自己的話。因爲後主閱世甚淺，閱世淺則性情愈真，愈保有赤子之心，愈有真情之流。故所作

皆默情癡語，而愈可愛。我們看：當着他離國北上，捨不得後宮數千佳麗的時候，他就寫出「揮淚對宮娥」的詞，全不知道怕天下後世人的罵他不應該「不揮淚於宗社」；（蘇軾有此語）當着他懷念江南美景的時候，他就寫出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」的詞，全不知道怕宋主的疑忌危害他。他不懂得人間是一個醜惡不堪的社會，他只知道天真的憨笑，盡情的歌唱。他是太陽般的潔光，他是月亮般的皎白，他是詞人中的聖者！

後主詞善作深入淺出的描寫，自其表面觀之，

好像都是些淺近的文字；細讀之，則「含思悽惋」，
（蔡條語）「悽涼怨慕」，（蘇徹語）「高妙超
脫，一往情深」。（王闓運語）其才華照耀，絕世
無倫。譽之「詞聖」，誰曰不宜？

詞目

三台令	一九
楊柳枝	一九
漁父二首	一九
壽練子二首	二〇
望江南四首	二二
後庭花破子	二三
長相思二首	二四
相見歡二首	二四

浣溪紗二首	六
采桑子二首	七
菩薩蠻五首	六
更漏子二首	三
喜遷鶯	三
清平樂	三
鳥夜啼	四
阮郎歸	四
謝新思二首	五
浪淘沙二首	六

玉樓春·····	四〇
虞美人二首·····	四一
一斛珠·····	四二
臨江仙·····	四三
蝶戀花·····	四四
破陣子·····	四五

二 後主詞

三臺令

不寐倦長更，披衣出戶行。月寒秋竹冷，風切夜窗聲。

楊柳枝

風情漸老見春羞，到處芳魂感舊遊；多見長條似相識，強垂煙穗拂人頭。

漁父

浪花有意千重雪，桃李無言一隊春。一壺酒，一竿

綸，世上如儂有幾人？

「浪花有意」

詞譜與花草粹編俱作「閨苑有情」。

「千重雪」

之「重」，粹編作「里」。

「桃李」

之「李」，呂遠刻本作「花」。

「一竿綸」

之「綸」，詞譜作「身」。

「世上」

，詞譜粹編俱作「快活」。

又

一櫂春風一葉舟，一綸寶縷一輕鉤。花滿渚，酒滿
甌，萬頃波中得自由。

擣練子

深院靜，小庭空，斷續寒砧斷續風。無奈夜長人不寐，數聲和月到簾櫳。

又

雲鬢亂，晚妝殘，帶恨眉兒遠岫攢。斜托香腮春筍嫩，爲誰和淚倚闌干？

「倚闌干」之「倚」，呂遠刻本作「憶」。

望江南

閒夢遠，南國正芳春：船上管弦江面綠，滿城飛絮混輕塵，忙殺看花人。

「混輕塵」之「混」，呂遠本作「鞦」。

「忙殺」之「忙」，粹編全唐詩俱作「愁」。

又

閒夢遠，南國正清秋：千里江山寒色暮，蘆花深處
泊孤舟，笛在月明樓。

「寒色暮」之「暮」，呂遠本作「遠」。

又

多少恨，昨夜夢魂中：還似舊時游上苑，車如流水
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。

又

多少淚，斷臉復橫頤。心事莫將和淚說，鳳笙休向

淚時吹，腸斷更無疑。

「斷臉」全唐詩作「沾袖」。

「和淚說」之「和」呂本作「如」，「說」全唐詩作「滴」。

「淚時」，全唐詩作「月明」。

後庭花破子

玉樹後庭前，瑤草妝鏡邊。去年花不老，今年月又圓。莫教偏，和月和花，天教長少年。（一作馮延巳詞）

「和月和花」粹編作「和花和月」。

「天教」粹編作「大家」。

長相思

一重山，兩重山，山遠天高煙水寒，相思楓葉丹。
鞠花開，鞠花殘，塞雁高飛人未還，一簾風月閒。
(一作鄧肅詞)

又

雲一緺，玉一梭，澹澹衫兒薄薄羅，輕顰雙黛螺。
秋風多，雨相和，簾外芭蕉三兩窠，夜長人奈何！
『雲一緺』之『緺』，侯氏刻本作『羅』。

『雨相和』，『相』，全唐詩作『如』。

相見歡

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。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。
翦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：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。

『鎖清秋』之『清』一本作『深』。

又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，無奈朝來寒重晚來風。
胭脂淚，留人醉，幾時重？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！

『無奈』，『呂本作』常恨。』

『朝來寒重』之『重』，『粹編全唐詩俱作』雨。』

『留人醉』，『全唐詩作』相留醉。』

浣溪沙

紅日已高三丈透，金鑪次第添香獸，紅錦地衣隨步
斂。佳人舞點金釵溜，酒惡時拈花蕊顛，別殿遙
聞簫鼓奏。

「紅日」之「紅」捫蝨新語作「簾」。

「舞點」之「點」捫蝨新語作「徹」。

「別殿遙聞」捫蝨新語作「別院時聞」。

又

轉燭飄蓬一夢歸，欲尋陳蹟悵人非，天教心願與身
違。待月池臺空逝水，蔭花樓閣謾斜暉，登臨不
惜更霑衣。（一作馮延巳詞）

采桑子

轆轤金井梧桐晚，幾樹經秋，畫雨新愁，百尺蝦鬚
在玉鉤。瓊牕春斷雙蛾皺，回首邊頭，欲寄鱗遊，
九曲寒波不溯流。

「畫雨新」之「畫」，一本作「舊」，「新」草堂詩餘作
「和」，全唐詩作「如」。

「蝦鬚在玉鉤」之「在」，粹編全唐詩俱作「上」。

又

亭前春逐紅英盡，舞態徘徊。細雨霏微，不放雙眉
時暫開。綠牕冷靜芳音斷，香印成灰。可奈情懷，

欲睡朦朧入夢來。

『亭前』之『亭』，晨風閣本作『庭』。

『細雨霏微』之『細』，汲古閣本作『零』。

菩薩蠻

花明月黯飛輕霧，今朝好向郎邊去。剗鞦步香階，
手提金縷鞋。畫堂南畔見，一向偎人顫。奴爲出
來難，教君恁意憐。

『飛輕霧』之『飛』，全唐詩作『籠』。

『今朝』之『朝』，全唐詩作『宵』。

『步香階』之『步』，呂本作『出』。

又

蓬萊院閉天台女，畫堂晝寢人無語。拋枕翠雲光，
繡衣聞異香。潛來珠鑠動，驚覺銀屏夢。慢臉笑
盈盈，相看無限情。

「銀屏」全唐詩作「鸞鴛」。

「慢臉」呂本作「臉慢」。

又

銅簧韻脆鏘寒竹，新聲慢奏移纖玉。眼色黯相鉤，
秋波橫欲流。雨雲深繡戶，來便諧衷素。讌罷又
成空，夢迷春睡中。

「秋波」之「秋」，詞林紀事作「嬌」

「來便」之「來」，呂本作「未」。

「夢迷春睡」之「夢」，粹編作「魂」，「睡」呂本作「夢」。

又

尋春須是先春早，看花莫待花枝老。縹色玉柔擎，
醅浮盞面清。何妨頻笑粲，禁苑春歸晚。同醉與
閒平，詩隨羯鼓成。

「羯鼓」之「羯」，一本作「疊」。

又

人生愁恨何能免，銷魂獨我情何限！故國夢重歸，
覺來雙淚垂。高樓誰與上？長記秋晴望。往事已
成空，還如一夢中！

「誰與上」之「上」，一本作「共」。

更漏子

柳絲長，春雨細，花外漏聲迢遞。驚塞雁，起城
烏，畫屏金鷓鴣。香霧薄，透重幕，惆悵謝家池
閣。紅燭背，繡帷垂，夢長君不知。（一作溫庭筠
詞）

「塞雁」之「塞」，呂本作「寒」。

「城烏」之「城」，呂本作「寒」。

「繡帷」之「帷」，花巷詞選作「簾」。

又

金雀釵，紅粉面，花裏暫時相見。知我意，感君
憐，此情須問天。香作穗，蠟成淚，還似兩人心
意。珊枕膩，錦衾寒，覺來更漏殘。（一作溫庭筠
詞）

「珊枕」之「珊」，諸本作「山」。

「覺來」之「覺」，諸本作「夜」。

喜遷鶯

曉月墜，宿雲微；無語枕頻欹，夢回芳艸思依依，
天遠雁聲稀。嘯鶯散，餘花亂，寂寞畫堂深院。
片紅休掃儘從伊，留待舞人歸。

「宿雲」之「雲」，尊前集作「煙」。

「頻欹」之「頻」，呂本作「憑」。

清平樂

別來春半，觸目愁腸斷。砌下落梅和雪亂，拂了一
身還滿。雁來音信無憑，路遠歸夢難成。離恨恰
如春草，更行更遠還生。

「恰如」之「恰」，全唐詩作「却」。

烏夜啼

昨夜風兼雨，簾幃颯颯秋聲。燭殘漏斷頻欹枕，起坐不能平。世事漫隨流水，算來夢裏浮生。醉鄉路穩宜頻到，此外不堪行。

「漏斷」之「斷」，「本作『滴』」。

「夢裏」侯本與詞譜俱作「一夢」。

阮郎歸呈鄭王十二弟

東風吹水日銜山，春來長是閒。落花狼籍酒闌珊，笙歌醉夢閒。佩聲悄，晚妝殘，憑誰整翠鬟？留連光景惜朱顏，黃昏獨倚闌。

「佩聲悄」草堂詩餘作「春睡覺」。

「憑誰」草堂詩餘作「無人」。

謝新恩

金牕力困起還慵。……

餘闕

又

秦樓不見吹簫女，空餘上苑風光。粉英金蕊自低昂，東風惱我，纔發一襟香。瓊牕口夢留殘日，當年得恨何長？碧闌干外映垂楊。暫時相見，如夢懶思量。

此首同鹽江仙調。

「金蕊」之「金」；晨風閣本作「含」。

又

櫻花落盡階前月，象牀愁倚熏籠。還是去年今日，
恨還同。雙鬟不整雲顛頰，淚沾紅抹胸。何處相思
苦？紗牕醉夢中。

「象牀」之「牀」，呂本作「妝」。

又

庭空客散人歸後，畫堂半掩珠簾。林風淅淅夜厭
厭。小樓新月，回首自纖纖。春光鎮在人空老，

新愁往恨何窮！金刀力困起還慵。一聲羌笛，驚起
醉怡容。

此首亦同臨紅仙調。

「金刀」之「刀」，歷代詩餘作「牕」。

又

櫻桃落盡春將困，秋千架下歸時。漏暗斜月遲遲，
在花枝。徹曉紗牕下，待來君不知。

此詞亦有闕脫。

「櫻桃」之「桃」，晨風閣本作「花」。

「漏暗」，呂本注疑是「滿階」。

又

冉冉秋光留不住，滿階紅葉暮。又是過重陽，臺榭
登臨處，茱萸香墜。紫鞠氣，飄庭戶，晚煙籠細
雨。離離新雁咽寒聲，愁恨年年長相似。

『寒聲』之『寒』，一作『愁』。

浪淘沙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耐五更寒。夢裏不
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。獨自莫凭闌，無限江山，
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！

『闌珊』呂本作『將闌』。

「不耐」之「耐」，呂本作「嘆」。

「江山」之「江」，呂本作「關」。

「春去」之「春」，呂本作「歸」。

又

往事只堪哀，對景難排。秋風庭院薜侵階。一行珠簾閒不捲，終日誰來？金劍已沈埋，壯氣蒿萊。晚涼天靜月華開。想得玉樓瑤殿影，空照秦淮。

「一行」之「行」，晨風閣作「任」，侯本全唐詩集作「拈」。

「金劍」之「劍」，呂本作「鐔」。

玉樓春

晚妝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嬪娥魚貫列。鳳簫吹斷水雲閒，重按霓裳歌遍徹。臨春誰更飄香屑，醉拍闌干情味切。歸時休照燭花紅，待放馬蹄清夜月。

『晚妝』之『晚』，全唐詩作『曉』。

『鳳簫』之『鳳』，呂本作『笙』。

『吹斷』之『吹』，詞譜全唐詩俱作『聲』。

『臨春』之『春』，詞譜全唐詩俱作『風』。

『情味』之『味』，草堂詩餘全唐詩俱作『未』。

『休照』之『照』，詞譜作『放』。

「待放」「放」，詞譜作「踏」。

虞美人

風回小院庭蕪綠，柳眼春相續。凭闌半日獨無言，
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！笙歌未散尊罍在，池面冰
初解。燭明香黯畫樓深，滿鬢清霜殘雪思難禁！

「尊罍」「罍」呂本作「前」。

「畫樓」之「樓」，呂本作「歌」。

又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樓昨夜又東風，
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！雕闌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

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！

「秋月」之「月」，花港詞選作「葉」。

「應猶」呂本作「依然」。

「能有」之「能」，呂本作「都」，一作「還」。

「幾多愁」之「幾」，舊本作「許」。

一斛珠

晚妝初過，沈檀輕注些兒個。向人微露丁香顆，一曲清歌，暫引櫻桃破。羅袖裏殘殷色可，杯深旋被香醪涴。繡牀斜凭嬌無那，爛嚼紅茸，笑向檀郎唾。

「晚妝」之「晚」，呂本作「曉」。

臨江仙

櫻桃落盡春歸去，蝶翻輕粉雙飛，子規啼月小樓西。玉鉤羅幕，惆悵暮煙垂。別巷寂寥人散後，望殘煙艸低迷，鑪香閒裊鳳皇兒。空持羅帶，回首恨依依。

「輕粉」之「輕」，諸本作「金」。

「玉鉤羅幕」呂本作「畫簾珠箔」。

「別巷寂寥人散後」之「別」，一作「門」，「散」一作「去」。

蝶戀花

遙夜亭皋閒信步，乍過清明，早覺傷春暮。數點雨聲風約住，朦朧澹月雲來去。桃李依依春黯度，誰在秋千，笑裏低低語？一片芳心千萬緒，人間沒個安排處！（一作李冠詞）

「信步」之「信」，呂本作「側」。

「乍過」之「乍」，全唐詩作「纔」。

「早覺」之「早」，全唐詩作「漸」。

「春黯度」之「春」，全唐詩作「香」。

「笑裏低低」之「笑」，一作「影」，「低低」全唐詩作

「輕輕」。

破陣子

四十年來家國，三千里地山河。鳳閣龍樓連霄漢，
玉樹瓊枝作煙蘿，幾曾識干戈？一旦歸爲臣虜，
沈腰潘鬢銷磨。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
揮淚對宮娥！

「四十」之「四」，一作「三」。

「年來」之「來」，一作「餘」。

「三千」之「三」，一作「數」。

「鳳閣」之「閣」，全唐詩作「闕」。

「識干戈」之「識」，一作「慣」。

「臣虜」之「虜」，詞林紀事作「僕」。

「沈腰」之「腰」，呂本作「耶」。

「揮淚」之「揮」，呂本作「垂」。

三 後主詩文

後主文

卽位上宋太祖表

臣本於諸子，實媿非才。自出膠庠，心疎利祿。被父兄之蔭育，樂日月以優游。思追巢許之餘塵，遠慕夷齊之高義。旣傾懇悃，上告先君。固非虛詞，遠人多知者。徒以伯仲繼沒，次第推遷。先世謂臣克習義方，旣長且嫡。俾司國事，遽易年華。及乎

暫赴豫章，留居建業。正儲副之位，分監撫之權。懼弗克堪，常深自勵。不謂奄丁艱罰，遂玷纘承。因顧肯堂，不敢滅性。然念先世君臨江表，垂二十年。中間務在倦勤，將思釋負。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，將從內禪，已決宿心。而世宗敦勸既深，議言因息。及陛下顯膺帝籙，彌篤睿情。方誓子孫，仰酬臨照。則臣向於脫屣，亦匪邀名。既嗣宗祊，敢忘負荷。惟堅臣節，上奉天朝。若曰稍易初心，輒萌異志。豈獨不遵於祖禰，實當受譴於神明。方主一國之生靈，遐賴九天之覆燾。况陛下懷柔義廣，

煦嫗仁深。必假清光，更逾曩日。遠憑帝力，下撫舊邦。克獲宴安，得從康泰。然所慮者，吳越國鄰於敵土，近似深讎。猶恐輒向封疆，或生紛擾。臣卽自嚴部曲，終不先有侵漁。免結釁嫌，撓干旒宸。仍慮巧肆如簧之舌，仰成投杼之疑。曲搆異端，潛行詭道。願迴鑒燭，顯諭是非。庶使遠臣，得安危懇。

乞緩師表

臣猥以幽孱，曲承臨照。僻在幽遠，忠義自持。唯將一心，上結明主。比蒙號召，自取愆尤。王師四臨，無往不克。窮途道迫，天實爲之。北望天門，

心懸魏闕。嗟！一城生聚，吾國赤子也。微臣薄軀，吾君外臣也。忍使一朝，便忘覆育。號咷鬱咽，盡見捨乎。臣性實愚昧，才無異稟。受皇朝獎與，首冠萬方。奈何一日自踵蜀漢不臣之子，同羣合類，而爲囚虜乎？貽責天下，取辱祖先，臣所以不忍也。豈獨臣不忍爲，亦聖君不忍令臣之爲也。况乎名辱身毀，古之人所嫌畏者也。人所嫌畏，臣不敢嫌畏也。惟陛下寬之赦之。臣又聞鳥獸，微物也，依人而猶哀之；君臣，大義也，傾忠能無憐乎？倘令臣進退之跡，不至醜惡；宗社之失，不自

臣身；是臣先死之願畢矣，實存沒之幸也。豈惟存沒之幸也，實舉國之受賜也。豈獨舉國之受賜也，實天下之鼓舞也。皇天后土，實鑒斯言。

不敢再乞潘愼修掌記室手表

昨因先皇臨御，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？臣卽乞徐元橘。元橘方在幼年，於牋表素不諳習。後來因出外，問得劉鋹，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。今來，已蒙遣到徐元橘。其潘愼修更不敢陳乞。所有表章，臣且勉勵躬親。臣亡國殘骸，死亡無日，豈敢別生僥覬，干撓天聰？只慮章奏之間，有失恭愼，伏望睿

慈，察臣素心。

遺吳越王書

今日無我，明日豈有君？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，王亦大梁一布衣耳！

答張泌諫書手批

古人讀書，不止爲詞賦口舌也。委質事人，忠言無隱，斯可謂不辱士子矣。朕纂承之始，德政未敷，哀毀之中，知慮荒亂。深虞布政設教，不足仰付民望。卿居下位，首進讜謀。十事煥美，可舉而行。朕必善初而思終，卿無今直而後佞。其中事

件，亦有已于赦書處分者。二十八日。

批韓熙載奏

言僞而辨，古人惡之。熙載俸有常秩，錫賚尙優，而謂廚無盈日，無乃過矣。

昭惠周后誄

天長地久，嗟嗟蒸民。嗜欲既勝，悲歎糾紛。緣情攸宅，觸事來津。賞盈世逸，樂趁愁殷。沈烏逞兔，茂夏凋春。年彌念曠，得故忘新。闕景頽岸，世閱川奔。外物交感，猶傷昔人。詭夢高唐，誕謗洛浦。搆屈平虛，亦憫終古。况我心摧，興哀有地。

蒼蒼何辜，殲予伉儷。窈窕難追，不祿於世。玉潤珠融，殞然破碎。柔儀俊德，孤映鮮雙。纖穠挺秀，婉孌開揚。豔不至冶，慧或無傷。盤紳奚戒，慎肅惟常。環珮爰節，造次有章。含顰發笑，擢秀騰芳。鬢雲留鑒，眼彩飛光。情瀾春媚，愛語風香。瓊姿稟異，金冶昭祥。婉容無犯，均教多方。茫茫獨逝，捨我何鄉？昔我新昏，燕爾情好。媒無勞辭，筮無違報。歸妹邀終，咸爰協兆。俛仰同心，綢繆是道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今也如何，不終往告。嗚呼哀哉！志心既達，孝愛克全。殷勤柔

握，力折危言。遺情眇眇，哀淚漣漣。何爲忍心，
覽此哀編。絕豔易凋，連城易脆。實曰能容，壯心
是醉。信美堪餐，朝飢是慰。如何一旦，同心曠
世？嗚呼哀哉！豐才富藝，女也克肖。采戲傳能，
弈棋逞妙。媚動占相，歌縈柔調。茲茲爰質，奇器
傳華。翠虬一舉，紅袖飛花。情馳天際，思棲雲
涯。發揚掩抑，纖緊洪奢。窮幽極致，莫得微瑕。
審音者仰止，達樂者興嗟。曲演來遲，破傳邀舞。
利撥迅手，吟商逞羽。制革常調，法移往度。翦遏
繁態，藹成新矩。霓裳舊曲，韜音淪世。失味齊音，

猶傷孔氏。故國遺聲，忍乎湮墜？我稽其美，爾揚其祕。程度餘律，重新雅製。非子而誰？誠吾有類。今也則亡，永從遐逝。嗚呼哀哉！該茲碩美，鬱此芳風。事傳遐禩，人難與同。式瞻虛館，空尋所蹤。追悼良時，心存目憶。景旭雕甍，風和繡額。燕燕交音，洋洋接色。蝶亂落花，雨晴寒食。接輦窮歡，是宴是息。含桃薦實，畏日流空。林彫晚籜，蓮舞疏紅。烟輕麗服，雪瑩修容。纖眉範月，高髻凌風。輯柔爾顏，何樂靡從。蟬響吟愁，槐凋落怨。四氣窮哀，萃此秋宴。我心無憂，物莫能

亂。絃爾清商，豔爾醉盼。情如何其，式歌且宴。寒生薏幄，雪舞蘭堂。珠籠暮捲，金爐夕香。麗爾渥丹，婉爾清揚。厭厭夜飲，予何爾忘？年去年來，殊歡逸賞。不足光陰，先懷悵快。如何倏然，已爲疇曩？嗚呼哀哉！孰謂逝者，荏苒彌疏？我思姝子，永念猶初。愛而不見，我心燬如。寒暑斯疚，吾寧御諸？嗚呼哀哉！萬物無心，風烟若故。惟日惟月，以陰以雨。事則依然，人乎何所？悄悄房櫳，孰堪其處？嗚呼哀哉！佳名鎮在，望月傷娥。雙眸永隔，見鏡無波。皇皇望絕，心如之何？暮樹

蒼蒼，哀擢無際。歷歷前歡，多多遺致。絲竹聲
悄，綺羅香杳。想渙乎忉忉，恍越乎惻惻。嗚呼哀
哉！歲云暮兮，無相見期。情瞀亂兮，誰將因依？
維昔之時兮亦如此，維今之心兮本如斯。嗚呼哀
哉！神之不仁兮，斂怨爲德。既取我子兮，又毀我
室。鏡重輪兮何年？蘭襲香兮何日？嗚呼哀哉！天
漫漫兮愁雲噎，空曖曖兮愁烟起。蛾眉寂寞兮閉佳
城，哀寢悲氛兮竟徒爾。嗚呼哀哉！日月有時兮，
龜蓍既許。簫笳淒咽兮，旂常是舉。龍輶一駕兮，
無來轅；金屋千秋兮，永無主。嗚呼哀哉！木交柯

兮，風索索；鳥相鳴兮，飛翼翼。弔孤影兮，孰我哀？私自憐兮，痛無極！嗚呼哀哉！夜寤皆感兮，何響不哀？窮求弗獲兮，此心墮摧。號無聲兮，何續？神永逝兮，長乖！嗚呼哀哉！杳杳香魂，茫茫天步。拔血撫櫬，邀子何所，苟雲路之可窮？冀傳情於方士。嗚呼哀哉！

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

秋山約翠，秋江澄空。揚帆迅征，不遠千里。之子于邁，我勞如何！夫樹德無窮，太上之宏規也；立言不朽，君子之常道也。今子藉父兄之資，享鍾鼎

之貴。吳姬趙璧，豈吉人之攸寶？矧子皆有之矣。哀淚甘言，實婦女之常調，又我所不取也。臨歧贈別，其唯言乎？在原之心，於是而見。噫！俗無攢順，愛之則歸懷；吏無貞污，化之可彼此。刑唯政本，不可以不窮不親；政乃民中，不可以不清不正。執至公而御下，則儉倭自除；察薰蕕之稟心，則妍媸何惑。武惟時習，知五材之難忘；學以潤身，雖三餘而忍捨。無酣觴而敗度，無荒樂以蕩神。此言勉從，庶幾寡悔。苟行之而願益，則有先王之明謨具在於綢帙也。嗚呼！老兄盛年壯思，猶

言不成文。况歲晚心衰，則詞豈迨意？方今涼秋八月，鳴榔長川，愛君此行，高興可盡。况彼敬亭溪山，暢乎遐覽，正此時也。

卻登高文

玉壘澄醪，金盤繡餠，茱房氣烈，菊蕊香豪。左右進而言曰：『維芳時之令月，可藉野以登高。矧上林之伺幸，而秋光之待褒乎？』余告之曰：『昔時之壯也，情槃樂恣，歡賞忘勞。悵心志於金石，泥花月於詩騷。輕五陵之得侶，陋三秦之選曹。量珠聘伎，綉綵維艘。被牆宇以耗帛，論邱山而委糟。

豈知忘長夜之靡靡，累大德於滔滔。愴家艱之如燬，縈離緒之鬱陶。陟彼岡矣，企予足。望復關兮，睇予目。原有鵠兮，相從飛。嗟予季兮，不來歸。空蒼蒼兮，風淒淒。心躑躅兮，淚漣漣。無一歡之可作，有萬緒以纏悲。於戲！噫！嘻！爾之告我，曾非所宜。』

書述

壯歲，書亦壯。猶嫖姚十八從軍，初擁千騎，憑陵沙漠，而目無全虜。又如夏雲奇峯，畏日烈景，縱橫炎炎，不可向邇。其任勢也如此！老來，書亦

老。如諸葛亮董戎，朱釵接敵，舉口輿自隨，以白羽麾軍；不見其風骨，而素相適，筆無全鋒。噫！壯老不同，功用則異。惟所能者，可與言之。

書有八字法，謂之撥證。自衛夫人并鍾、王傳授于歐、顏、褚、陸等，流于此日。然世人罕知其道者。孤以幸會，得受誨於先王。奇哉是書也！非天賦其性，口授要訣，然後研功覃思，則不窮其奧妙。安得不祕而寶之？所謂注者：『擲』、『壓』、『鉤』、『揭』、『抵』、『拒』、『導』、『送』也。此字亦有顏公真卿墨跡尙存于世。余恐將來學

者無所聞焉，故聊記之。擲者，擲大指骨上節，下端用力欲直，如提千鈞。壓者，捺食指，著中節旁。鈞者，鈞中指，著指尖，鈞筆令向下。揭者，揭名指，著指爪肉之間，揭筆令向上。抵者，名指揭筆，中指抵住。拒者，中指鈞筆，名指拒定。導者，小指引名指過右。送者，小指送名指過左。

書評

善法書者，各得右軍之一體。若虞世南得其美韻，而失其俊邁。歐陽詢得其力，而失其溫秀。褚遂良得其意，而失其變化。薛稷得其清，而失於拘窘。

顏真卿得其筋，而失於粗魯。柳公權得其骨，而失於生獷。徐浩得其肉，而失於俗。李邕得其氣，而失於體格。張旭得其法，而失於狂。獻之俱得之，而失於驚急，無蘊藉態度。

後主詩

梅花

失卻煙花主，東君自不知。清香更何用？猶發去年枝。

書靈筵手巾

浮生共顛顛，壯歲失嬋娟。汗手遺香漬，痕眉染黛煙。
書琵琶背

侂自肩如削，難勝數縷條。天香留鳳尾，餘煖在檀槽。
感懷

又見桐花發舊枝，一樓煙雨暮淒淒。凭闌惆悵人誰
會？不覺潛然淚眼低。

又

層城無復見嬌姿，佳節纏哀不自持。空有當年舊煙
月，芙蓉城上哭蛾眉。

梅花

浮生共顚顛，壯歲失嬋娟。汗手遺香漬，痕眉染黛煙。

書琵琶背

侑自肩如削，難勝數縷條。天香留鳳尾，餘煖在檀槽。

感懷

又見桐花發舊枝，一樓煙雨暮淒淒。凭闌惆悵人誰會？不覺潛然淚眼低。

又

層城無復見嬌姿，佳節纏哀不自持。空有當年舊煙月，芙蓉城上哭蛾眉。

梅花

正迷家。

輓辭

球碎眼前珍，花凋世外春。未銷心裏恨，又失掌中身。玉筍猶殘藥，香奩已染塵。前哀將後感，無淚可霑巾。

又

豔質同芳樹，浮危道略同。正悲春落實，又苦雨傷叢。穠麗今何在？飄零事已空。沈沈無問處，千載謝東風。

九月十日偶書

晚雨秋陰酒乍醒，感時心緒杳難平。黃花冷落不成
豔，紅葉颼颼競鼓聲。背世反能厭俗態，偶緣猶未
忘多情。自從雙鬢斑斑白，不學安仁卻自驚。

秋鶯

殘鶯何事不知秋，橫過幽林尙獨遊。老舌百般傾耳
聽，深黃一點入煙流。棲遲背世同悲魯，瀏亮如笙
碎在喉。莫更留連好歸去，露華淒冷蓼花愁。

病起題山舍壁

山舍初成病乍輕，杖藜巾褐稱閑情。爐開小火深回
暖，溝引新流幾曲聲。暫約彭涓安朽質，終期宗遠

問無生。誰能役役塵中累，貪合魚龍搆強名。

送鄧王二十弟從益牧宣城

且維輕舸更遲遲，別酒重傾惜解攜。浩浪侵愁光蕩漾，亂山凝恨色高低。君馳檣楫情何極，我凭闌干日向西。咫尺煙江幾多地，不須懷抱重淒淒。

渡中江望石城泣下

江南江北舊家鄉，三十年來夢一場。吳苑宮闈今冷落，廣陵臺殿已荒涼。雲籠遠岫愁千片，雨打歸舟淚萬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閑坐細思量。

病中書事

病身堅固道情深，宴坐清香思自任。月照靜居惟擣藥，門扃幽院只來禽。庸醫懶聽詞何取，小婢將行力未禁。賴問空門知氣味，不然煩惱萬塗侵。